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十七

潞安府志卷三十一

藝文續編三

明制勅

太祖諭四輔官杜敷等制

昔有莘之耕者爲政社稷永安傅巖之野者在朝君仁民康斯二賢疊出故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近臣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卿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天人卿等慎之同安盛世故茲勅諭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一

又諭四輔官杜敷等制

四輔官謹聽再制諭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係焉可不重乎且卿等作爲度民命輔政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豈不交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論想宜知悉

又諭四輔官李祐龔敷杜敷吳源趙民望制

古以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然當是時間有陽順陰乖陰順陽戾者有之是由道理而使然也且任三公職四輔非數人不居凡數人使居是任豈不善惡半之善雖格天惡能違帝是故人事不齊天亦如之

而應此其所以陰陽駁雜也當陰陽駁雜之時所理者三公四輔冢宰既多各無司定節制期其時而究將問誰假使上帝以一賢之善不能班駁其時則惡人偷光飾已又小人效之所以班駁其時雖在上帝不得不如是也其天道人事疾如影響爲此也朕今設四輔恐上帝艱分善惡累時叙之不常特以四季均職於四輔又以上中下三旬各司之設若上帝福善禍淫易爲殃著所司者比之渾殽豈不利哉特以四季所司明述於後以驗雨暘時若也

春三月 李祐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二

龔敷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夏三月 杜敷司夏季三月皆上旬十日

吳源司夏季三月皆中旬十日

趙民望夏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英宗勅山西太原府潞州壺關縣民郭麟楊慶路俊王代昇王英牛聚良王仕享闔節路慶黎城縣民常鎡韓瞻楊得苗張才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米一千一十餘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爲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五年尙允蹈忠厚表勵鄉俗

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敕正統六年正月初四日

按麟等出粟石助賑人各賜敕其詞同錄之以見前代鼓舞義民之法

### 憲宗勅楊奇往陝西督軍餉制

勅戶部署郎中事員外郎楊奇今因陝西甘涼地方西賊擁衆犯邊欲動調京營及鄰邊軍馬住勦合用糧草宜預先整備特命爾前去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督同陝西河南坐委布按二司官員及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將各處解去并中納糧銀兩引鹽查勘用兵地方糧草缺乏去處量爲增價招商收買引鹽量爲減價隨時中賣彼堡有餘則運給此堡遠營不足則借輸近營

或將銀兩斟酌坐派米價頗平地方選委府州縣的當官員給與腳價分收雜買運赴緊急倉場上納務依爾本部原擬數目主兵之外可設客兵一年支用至於放支之際本色折色亦要照本部所擬酌量主兵客兵調守權宜不可執泥妄費錢糧其餘糴買一應事宜聽爾與彼處巡撫等官從長計議便宜區處軍衛有司敢有怠職悞事失悞公給除方面並知府奏請定奪其餘聽爾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拏送所在問刑衙門究治爾須持廉秉公盡心經理務要糧草充實饋餉不乏斯稱委任如或處置乖方失悞邊儲責有所歸事完之日仍將

整理過糧料草束數目明白具奏以憑查考故敕

世宗勅諭南京兵部尚書劉龍

嘉靖十二年  
六月初一日

朕惟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機務重托非歷練老成奚堪委任今特命爾不妨部事參贊魏國公徐鵬舉等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操練兵馬撫安人民但遇賊寇生發隨卽調兵相機勦捕毋令滋蔓凡一應軍民事務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爾同守備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其管軍營匠等官并各大小頭目人等若有科擾剋害私自役占下人致妨操練及工作等事者爾卽禁約清理如法敢有故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四

則奏聞區處朕以爾才識老成特茲委任爾當益竭忠誠持廉秉公正已率人務俾事妥民安以副委用如或處置乖方偏執悞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朕命勉之愼之故諭

世宗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夔

嘉靖十七年  
五月十九日

今命爾巡撫保定等六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其各衛府軍餘民壯仍照原委責任提調操練東西二路選委能幹官員遇有強寇設法擒捕務令盡絕一應稅糧及屯田預備等倉尤須加意積蓄一帶關隘墩臺嚴督守備等官剝

削修築俱要空固 令私役軍士缺人防守馬匹器械等事悉在綜理仍 人砍伐山木毋致道路疎通倘關外有警卽分遣該管官員撫安居民毋致驚疑達官舍餘尤宜責令本管官員安輯撫諭毋令糾合爲非一切保障事宜聽爾便宜處置守備等官悉聽節制所屬官員廉能幹濟者量加旌獎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軍民人等詞訟卽與受理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有犯奏聞區處其餘就便拏問或發巡按御史究治權豪勢要之人侵占民田兜攬糧草阻撓軍務者依法處治事有應與巡關巡按及巡撫順天等府官計議者公同商確而

行爾爲憲臣受茲委任尤當持廉秉公振肅風紀必使官吏畏威軍民懷惠關隘嚴固威武振揚庶副委任如違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神宗諭遼東巡撫鮑希顏勅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鮑希顏今特命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訓練兵馬整飭邊防聽理詞訟區畫糧儲督理海防禁革一切奸弊撫安軍民務使軍威振舉糧餉完足衣甲鮮明器械鋒利城堡墩臺邊牆無不完固禁約管軍頭目不許科擾尅害及隱匿私役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叅奏拏問有警同與總兵官調

度官軍相機戰守其 應邊務聽爾便宜從事與總  
兵 從長計議而行 守副總兵叅遊守備等官悉聽  
節制其屯田等事務 查照部議著實舉行爾受茲委  
任宜持廉秉公正已 下輯和將士虛心籌畫以寧地  
方毋或縱肆怠忽及 執誤事自取罪責爾其勉之慎  
之故諭萬歷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疏

平潞州議

張孚敬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著用  
心設法撫勦或待其 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六

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  
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  
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  
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  
民者也孟子稱文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  
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  
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  
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  
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

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敗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

者亦稍息矣諸將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

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京輔近地不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柏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柏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

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太愆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紀綱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

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便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尙在殺官軍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筭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者哉必不然矣韓愈爲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

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致之臣敬爲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

夏言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爲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卽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旣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十餘人勢難羈

縻速宜區處爲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 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斬截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爲夷即便選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赭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達則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度幾易於安定斯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他日之患則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

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徵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糧却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兌酌量數目畧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荒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課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

可否裁度又在勅使撫臣從長擘畫爲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陳情疏

任環

奏爲懇乞天恩容令終制以圖補報事臣因生母趙氏在家病故臣聞喪連夜回籍外續奉總督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信牌開稱留臣奪情奉此遵依竊臣一介草茅蒙恩作養叨中科甲待罪蘇松頃因倭夷犯順作擾東南當事諸臣檄臣驅勦臣自受檄以來夙夜兢惕深以不獲討賊貽君父南顧之憂爲懼節幸出師微有斬獲是皆仰賴天威顯臨廟算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十一

宏深之所致也犬馬微臣慚無寸效荷蒙聖恩優錄特轉今官臣感激自天圖報無地雖盡此生何能仰酬高厚萬一顧臣不幸陡聞臣母之喪今奉前因切思當事不避臣之義也金革無變臣之分也因事之難而托辭以自諉臣之所不敢也顧臣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萬不得已而不敢不哀鳴於君父之前者臣請冒昧言之臣父先臣任翱娶臣嫡母張氏中年無子晚得臣母趙氏又止生臣一人臣任沙河時臣父在家病故臣不及見臣父之終至今痛恨猶幸以爲臣之二母在堂得以慈侍及任蘇州時臣母俱以老病侵尋不獲迎養屢得家

書臣生母病勢日甚一日彼時卽欲陳情求歸緣因寇勢方張不敢奏請忍心飲痛遂至今日及思臣母號爲生臣而實與無臣等故臣有一官之祿而不獲享其養臣有一命之榮而不獲受其封當其疾也傍無侍藥之人比其卒也歛假他婦之手病軀委塌形影自憐孤柩在堂誰其奠哭每一思之情如剜割使臣卽終三年之喪猶抱終天之恨而又忍情自留則臣無母之人其何敢立於聖明之世耶况臣嫡母在堂今年八十有八夙病纏綿危於朝露聞臣遠出灑淚牽衣不忍釋臣之手夫臣之此身趙生之張容之臣之不孝已誤於趙矣而

又安忍復蹈故轍於張哉况今東南寇勢亦畧少緩當事諸臣又皆悉心幹濟臣之本家上無伯叔下鮮兄弟存者賴以養生死者賴以歸土是臣之此身在外不足以爲有無而臣之二母必得臣而後可以有濟也恭惟皇上道高元極孝廣因心凡在臣工皆得遂其烏鳥之私而安爲子之分如臣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號訴無門而不敢不鳴於君父之前者仰賴我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有以矜臣之愚憫臣之苦耳乞敕該部再行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臣放回原籍俾臣終制則臣舉家幸甚臣愚幸甚臣之感恩圖報又豈此生之所能盡哉臣冒

瀆天威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請停止砂鍋潞紬疏

呂坤

臣聞愼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疋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徵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瓷甕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早歷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個夫砂器一萬五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十三

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荆筐擔運用夫二百餘名共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扛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歷十八年部文用淨棉塞墊潞安不出棉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亦能燒造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

亦用砂器否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破損者耳何取於紅箱銅鎖淨棉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况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於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歷三年坐派山西黃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

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祖宗時未嘗坐派陛下卽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三千有奇矣是紬也土度皆得爲衣而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錢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邱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宗儀睟興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尙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飢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價已經殫力湊處僅充此番織造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隔

山踰嶺之外卽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鎖釘紅箱淨棉塞墊困擾生民黃絹雖非歲織使山西困憊已極倘在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

論

兵民論

栗應麟

古者井田之制寓兵於農軍民原非二役封疆之臣出將入相文武備於一人是民卽軍將卽相也漢唐以來兵制不一要之地方有警守令諸臣皆堪將領而比閭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十五

丁壯卽爲卒徒猶古意也我國家京營藩鎮衛所之兵所以爲兩京九邊謀極周備而河南山東衛所之兵又兩班京操陝西山西衛所之兵又兩班邊操而腹裏郡縣所恃以爲安危者獨民兵耳洪武初立民兵萬戶令天下郡縣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事操練有事調集徵伐事竣復還爲民累朝相承著爲令甲卽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法甚善也承平日久初意寔失有司但足民數不問老弱歲一更代若傭保廝役備使令而已夫不用其勇何以爲兵是設與不設同矣嘉靖壬寅邊戎八寇三晉戒嚴副使胡公激切上言邊事兵部題覆

申明可謂詳盡楊次村中丞不察直指其非一切以爲不便而罷若曰邊郡出死力以衛內內地出賦稅以供邊內地養百兵不如邊地養一兵不訓邊兵用之養此必不可用之人何益也是時次村方提督雁門諸關蓋止知有邊防耳獨不爲腹裏計乎邇者沁州綿上及遼州嶺後不過山澤草竊一旦迫於飢寒擁衆而出流劫鄉村至於殺傷官軍騷動全冀有司倉皇失策無所應援脫有不虞如先年劉六劉七之變起於中原急在燃眉困方束手可遠援邊兵以爲救乎蓋邊兵僅可禦外而民兵專爲備內也宋治平中韓魏公爲祖籍陝西河

東諸州義勇涅其手背得勝兵數十萬司馬溫公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此爲備邊非爲守土也夫以數十萬衆去鄉井戍關塞籍其身而又涅其手卽刺配正軍矣尙得爲民兵耶言不便誠不便也次村因之而亦曰不便豈真不便哉昔抱貞節度於潞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分曹較射歲終大較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得勁卒二萬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未聞言不便者此抱貞故地二萬人皆潞產也古人良法國家甲令折衷損益因其時而已矣

余初授壺關未視事聞壺關之民健能制有司法而去其官諸年家兄弟未有不疾首以難余者余弗然夫有司爵於朝分治於郡監之以府道糾之以兩院有定轄也以豪民而制有司法去其官是非制有司也制兩道也制撫按也然諸可制而有司之法必不可制余有法在余何好易而惡難爲及歸依兩月莅任授乃事察風會之所趨而去其甚酌其宜余之所好者又健民也蓋宇中有四民羸民敝械民詭健民爭平民馴豈民之有異性而生滋多族哉蓋風會之流各從其土剛柔偏至莫能全反上矯民以變民而不知因民以變民則民易

健而狡險在內夷在外雖十堯不能爲治何者天惟健故能運人惟健故能立羸民急其生而俗殘械民琢其性而俗彫平民隨其波而俗靡健民振其氣而俗悍悍者盛之機也節儀之變也鼓之以利則貪鼓之以義則廉糾之以猛則忿爭而不平隆之以禮則感激而思戢故善治者使民畏法勿使民畏吏民畏吏而不畏法民始有以用其健民畏法而不畏吏則民雖惡死不怨木石民雖貪生不仇囹圄健亦無所用之故吾之所好者健民也非好健民也我弗健於刑民弗健於訟我弗健於欲民弗健於爭健民固雷厲而風行者也然則吾惟

慎守其法足矣而何仇吾民何愛吾官第自今以往有  
犯吾二十四禁者卽以所犯等其罪

贈光祿寺寺丞路聰論

申時行

昔魯仲連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豈屯留路公謂耶天下無事謀智勇辨之士無  
所施其材猝然有急連城跨邑之吏坐選輒而不事事  
擯棄僂辱者何可勝數也路公身不掛銅墨位不當民  
社起委巷布衣中設策奮力存孤城殲劇寇成功不居  
可不謂奇士與其厚施薄望不輕爲然諾身所賞賑  
惟恐見之古稱俠士之義方茲蔑矣假令公借尺土元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十八

國體國法國是論

暴謙貞

屯留人

自古無百年不易之治而有百年不易之道道者所以  
參天人而居其會以適於輕重之宜也天有四時五行  
人君法之則治失之則亂人有聖智中材爲政者因時  
而施化察失而立防威德迭興輕重隨用然後國體立  
國法定國是歸於一此國運熾興之由亦百王莫易之  
機也自古元首矢謨股肱作誠喜起一堂體有在於上  
下者此天澤之定義也自昔望天地觀江河因山谷不

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察斑因道全法體有在於持大者此天下無不治之盛也有法以繼體則大綱舉細目治若理絲者把緒於手而縷析條分天下無不肖之議論有體而繼以法則百度貞衆動肅若善陶者鎔金於冶而方之圓之天下得合一之旨歸繁纓可以惜大體而天威咫尺猶得與堂下之拜者留體統於一綫恭已可以成幾務而躬親度獄猶得與不問錢穀者存體治於不遺或以暴虐之甚而約法三章遂成寬大之仁或以廢弛之極而嚴明政事乃建中興之宇體以化煩囂而章服有等不妨誰嗣之歌興法以定人心而蜀治太

嚴自立畫一之教令體其骨幹乎法其繫絡乎而國是其相因而不離乎體其準的乎法其跗注乎而國是其中的之至當乎是故大體立而天地定法紀張而天地平是非真而天地清明以不朽是在王人知此輕重而已矣夫熊徑烏伸可以延算不可爲續骨之膏結繩忘言可稱太上不可施末世之衆平則養之疾則攻之德教除殘刑罰平理達權救弊總歸於道千變萬化不離其時孝安封阿母而乘權放恣致亂嫡嗣此失體卽以失法孝宣審政理而嚴威峻法海內肅清此得法卽以得體勿勞疲細小而經國大務當自斷裁雖改移剗趾

而嚴重致平素稱仁厚恩可賜而郎官必不可輕山可  
錫而弄臣必不可隱或納言而忘人君之體或斬僕以  
伸國家之法有定體卽有定是無定體卽無定是有國  
法卽有國是無國法卽無國是高下合節輕重不爽千  
古政理執此可券惟人主參天人而用之可乎

序

漳源八景詩序

杜 寧

余讀詩之唐風喜其民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  
風焉吾郡太守阮公少侍其先君子宦游潞之長子潞  
蓋冀州之域其先君子遺愛民思之不忘卒遂葬焉公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二十

占籍於斯而樂其俗之儉質澹泊猶古也與之處而安  
之既長遊太學第進士官兩京聲譽藹然出守台郡趨  
走僕吏秩崇祿厚而自奉清約服食與寒士無少異妻  
孥留長子子然在官冰蘖之操愈久彌勵其有得於唐  
風者歟長子西山實漳水所出故號漳源漳源勝境曰  
熨臺臺之上有炎帝廟草木常春日蓮塘延袤數十畝  
騷人逸士可供遊賞曰慈林寺蓋唐尉遲恭所造其石  
殿塑像迄今尙存曰刁黃山最爲高峻雪經夏不消風  
氣常寒城西有地坦夷潔淨夜若淡月之色可坐而玩  
漳河流於縣南既深且駛波濤洶湧恒若風挾之勢有

紫雲寺雖天宇澄霽常有雲氣冒之殿閣隱隱紫翠間  
又有邱山在邑之西絕頂有寺日夕餘暉射之金碧絢  
爛皆勝景也公少遊而樂之及仕中外而漳源之勝未  
嘗不宛在目睫間况先壠之所托與其風俗之淳厚皆  
不能忘也於是析爲八景賦詩紀之士大夫和而作者  
日益衆公屬予一言爲序夫山水之勝在在有之必待  
人而後著若蘭亭鑑湖濂溪其得傳於後世者賢其人  
故也使非其人雖有佳山水亦湮沒無聞而已漳源之  
景前此未有發之者發而題咏之實自公始公之清節  
峻行足爲漳源冠冕之望而表率乎鄉人邑景且增勝

焉而詩傳不朽矣予不腆之文托名貞石又非幸歟

送喬太常序

李夢陽

正德元年春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羣神於南郊乃復遣  
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  
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  
海曰西海帝曰媧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藩則吾友  
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陘泝太行南並  
蒲坂反於太原北抵雁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往返蓋數  
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如踐位祀之巡狩至其方  
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

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匭帛載御祝  
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尙賢三曰  
展親夫晋代潘所謂文之昭也媧湯古之神聖人也河  
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  
有事耶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晋之山  
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耶是故孔子  
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  
不植牲牢殯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殘始遣  
俊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  
職賢曰助匿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有是極乎子行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二十一

矣吾於是望之矣

見空同集

潞州貞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十五年矣治化浹洽民物繁富海宇熙熙  
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頹罔念人窮惟事貪黷  
閭閻之下怨咨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羣嘯朋竊弄弓  
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淫克以快目前所過  
之地公私一空而尤以擄掠婦女爲急庸將怯卒迓途  
避之凡再逾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兗  
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  
兵搜索驅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上馬女曰我

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脅之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拽之程仰而臂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爲賊獲見程氏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污合爲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

爲恠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耻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爲美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煒煌揚鞭笑語畧無覷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者非有姆傅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却足於羣趨共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刀血鏢之威必求一死之爲安非其天質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爲之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縣十餘自五月初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

及一月四女而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也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藩藩儀賓時茂商於儀賓牛廷瑞宿以德栗廷佩郟宗魯白於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歌舞爲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最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焉潞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者和之積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二十四

爲巨帙將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實爲國家風化之助故爲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佩名瑤宗魯名賢時濟名楫

陵川宗約序

李新芳

古人有言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陵川奚宗約也蓋宗也者吾身之所自出而國與天下從而理也同人于宗而能同人于野者未之有也陵川之有宗約其宜也哉夫約奚宜也約以合宗也約以崇德會文敦禮而明教也夫合宗則本一矣崇德則行修矣會文則道

明矣敦禮則事敘矣明教則學備矣約之時義大矣哉  
載稽諸約越惟藩簡王爲我太祖高皇帝第二十一子  
簡王子康肅王號遐齡老人者陵川之始封也嗣是而  
懷懿諸王出焉偉哉傑矣今未遑論述而懷懿諸子有  
號曰孤松者孤巖者孤雲者人皆曰慕古好學樂善循  
理所謂孝友睦婣任恤者也其子有曰浩庵益庵恕庵  
者有曰雲崖雲峯雲岫者有曰雲溪雲州暨其諸弟者  
人皆曰博雅精純親賢友善所謂智仁聖義中和者也  
其諸麟姓哲髦後先拔起于其本支者愈濟濟也嗟乎  
一陵川焉爾其人才之盛乃如此今天潢演派殆二百

祀而皇宗之封錫徧天下玉牒名位滿巨萬矣吾不知  
其人才之盛又何如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禎我聖朝有之矣猗與休哉昔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乃若陵川  
之宗者道明而行修事敘而學備準乎古而不固宜于  
俗而不流其所曰新而富有者又皆巍乎其隆浩乎其  
豐淵乎其泓蓋有與聖賢爲徒與造化同游而獨得于  
世俗膚膜之外者孰得而淺深廣狹之耶使皆布列中  
外而有爲于時必能各以修于身約于宗者施之國達  
之天下有餘裕焉其宣力克勤忠盡王室功業所就當

十倍於世儒彼周召畢榮諸公劉向汝愚諸君子恐不得專美於古也惟衡鑑者與之接而上下其議論然後知其武庫之甲兵經笥之禮樂也約何足以盡之然而廟畧鴻謀具在也此則我聖祖在天之神秘其機也夫誰能與若曰宗約者字藝文墨已矣謳唸咕嗶已矣淺乎其知陵川

任公平倭寇序

皇甫冲

夫天下變生於倉卒亂起於須臾制變定亂之君子非有忠貞之節義禮之勇機權之智鮮克能濟吳浙東邊於海日本諸倭賓貢所途有無貿遷巨猾乾沒以徼一

旦而亾命於刑徒科謫於鹽筴者咸往歸之沿習之久漳鄆之間日多故矣有司不能治嘗設巡臺以兵鎮肅之晏安無何廢罷旋及壬子之春台寧肇亂不卽剪薶釀以張大今年秋寇渠飭勵徒黨挾以倭奴狃於黃巖之勝蔑視我蘇松乘風漂泊直犯太倉火其郭殘之破新城入上海圍嘉定不克大蹂臯落襲金山而穴於四團久安之世兵火勃興我民不戒死者萬計村社爲墟撫臣按臣擇將於守臣林公與郡丞任公焉三公曰俞僉謀咸協乃專檄授之時寇兵甚勁諸路之師雲集而無橫草之功人咸爲公危公不避其難慷慨受命馬首

遂東乃以書戒其子曰吾仗國威靈行當殄寇事有不  
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盡斯可矣毋吾憂也率師三  
百直趨太倉公以民不知兵士非素撫率之以誠結之  
以恩激之以義作之以勇教之以挑搏擊刺之法偏伍  
距覆之方人人感奮不日而練飢渴與俱勞佚與并至  
於四團引兵嘗之公恐失士而先當士懼失公而爭進  
斬首數級爲拒而還寇踵而追之矢麗公衣刃及馬尾  
義士遮公挺鬪而死公氣愈勵手射二酋奪其屍而歸  
設襚具木身臨哭之此士之所以奮義以捐生懷恩而  
忘死者也明日再戰公曰吾知其所爲矣易兵而進遂

走之追之金山解其圍敗於合墩破於竹寨俘於新塲  
戰於黃浦公爲覆以待之寇至遇覆乃奔蹂於碧華橋  
溺死者無算公亦墮焉踊躍而登衣血淋漓猶鼓兵乘  
之於是倭寇相戒毋犯任公望旌旄而倒戈聞唾欬而  
迴橈矣軍於吳淞江上寇猶獍狔聯三舶而進見公壘  
驚曰此任公兵也不戰而走公追之陰沙焚其二舶獲  
其一寇失舟行淖是以大敗我師箕張翼舒夾川陸而  
驅之海若效靈飛廉奉順助我火攻斷其歸路時公病  
疽裹瘡而進燿焉於是矢無虛發戈不空揮殘寇無歸  
再至再殪師徒奮怒擒其酋剗其肌而哺之後有寇者

芟夷之餘不復能孽徒授首耳雖未解甲而師動凱歌之歡民復有生之樂全賦郡於方中揚天聲於徼外公之功大矣偉矣然公之所以成其功者戒子之書忠貞之節也不避於難義禮之勇也訓戰之畧機權之智也節以立志勇以行之智以成之雖定天下安社稷可也蓋公小試於茲乎海道旣清三城咸奠公師將班蘇之人士扶老携幼筐元黃榼食漿思往迎之懽忻鼓舞不戒而孚夫論功考德維帝念之爰錫五等維民報之厥祀百世於公何忝哉冲等旣不及陳圖借筋爲公贊畫又不能荷戈負弩從公周旋得安迹於毫管之間遊心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二十八

於編集之內食公之賜侈矣乃相率而謀曰述豐功著不二紀成事昭無窮冲等之執事也廢而不舉惡用其爲士耶於是效吉甫作詩之旨竊班生銘石之私聊敘蕪談用伸快覩云爾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茅坤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于材指者多而由于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澤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其所以坦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後之士學問旣散逸而其縮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

輒遷徙以去非急於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若東郡潁川南陽渤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漑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之班班可考者乃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異乎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温然有君子之容蓋以

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書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只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撫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人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與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以及輿廝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嗚呼公非向之所謂怛然八於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

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卿今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天子否乎

太保劉文安公榮哀錄序

王世貞

故太保劉文安公用甲第爲太史爲官屬爲學士爲南北秩宗用太宰治留銓用大司馬握留鑰者三十餘年始得請天下不以貴豔劉公而若惜其未盡用春秋七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三十

十有八天下不以壽豔劉公而若惜其棄我以死歿之曰天子震悼超贈太子太保超予祭四有司爲特祠爲從祀於郡邑之學宮天下不以異典豔劉公而猶若上有歎者於是公之子司農君哀上所賜公誥勅諭祭辭與諸薦紳大夫撰述碑銘傳誄哀輓記序以至於生平贈餞之什來往書問上下移牘亦附焉蓋合公之所優得於世與天下之所共惜公而采子貢所稱生榮死哀之義錄而梓之而命序於某某少不及事公於朝無以望見顏色而承下風然讀茲錄則悅焉其若有覲也他固無暇論卽劉公治秩宗時天子欲以太后廟謁公執

祖訓不可凡三上竟報罷以天子之威與貴人之從與而卒不能奪公豈不亦侃侃社稷臣哉於戲令劉公而在余爲之執鞭固所願焉夫劉公誠賢司農君誠孝余嘗讀史至鄭君守楚節獨不肯爲漢王名籍其事抑何偉烈也其孫當時以才謂顯位九卿太史公與之善乃至不能舉其祖名當時爲鄭君孫不能奉其太王父諱以屬太史公又何畧也夫余不及事劉公於司農君僅一再識然而讀劉公之錄而忼然若有覲乃至願爲執鞭劉公侃侃大臣固不下鄭君余之得詳於太史公何如也司農君業爲余言孝子能成身以其名而顯親不

穀生左不能有所樹立爲先君子光令併掩其遺德泯泯偕朽不穀實何所藉生哉先君子棄諸孤賴上恩獲稱令終不穀於遺志靡所不酬於名家言靡所不謁請蓋幾十年而後成書亦難矣余故曰司農君孝也於戲劉公天下自惜公耳公所得不旣贏哉以公家孝標之才其羣從韶識蔚藻無減公然一出其學勝人主而坎壈終其身公一出其學遇人主而遂冠三事歿有爵名有尊中壘孜孜著書備七畧而厄於國師公之不肖幾遂殉漸臺之火公得司農君爲之子益昭明其述作而侈大之抑茲錄行後進之慕說習公書者寧獨一世貞

也余故曰公所得贏也司農君名承恩劉公諱見錄中

贈栗僉憲序

茅坤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璪產於窮山絕徼鳥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况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概阻遺之者也予覽觀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淄遼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接蜀徼伯叔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名川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爲天

子封象有庠使吏治其國者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上古姑不論卽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覩予故間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欷而泣也然按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稍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下暨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廢

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間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  
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  
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强大擅山煮海得  
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由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  
子系支庶人奉朝請然也又孰意邇來諸王國間以驕  
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  
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叅乘  
輿出入兔苑其間安知不如向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  
職者予故數發憤思欲效萬一之議于主上特未會便  
今予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雋者風每自許

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  
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  
乎顧由母夫人爲桂平順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  
守陳州已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  
公遲而獲用而予獨憐公之才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  
時也雖然西北頻多魯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套之  
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聖天子方拔士如  
轉圜集議如流水安知世無訟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  
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惟公  
慎自最以俟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浙江鄉試錄後序

暴謙貞

歲辛酉爲天子新膺圖籙之元載臣待罪省垣循咨承乏副史官臣謙正往典浙試臣樸散無能往塵秘館耗大官供具與上方筆札者三年今居掖梧鹿鹿靡所獻替茲事之役幾幸畢弋碩大光明珪璋樸棫之彥進於皇上庶幾少解官謗自附於以人事君之義啣命以往若涉淵水齋戒洮頰肅拜將事事旣單爲錄以獻臣宜有言未簡臣觀多士初舉於鄉行省諸臣導揚天子休命燕而饗之使工歌鹿鳴者三夫鹿鳴明王所以燕羣臣嘉賓也多士甫就鄉舉累然一書生耳天子遂從而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三十四

賓之其爲禮褻隆矣食之以禮樂之以樂賓主問有不盡愛至眞意篤摯必先示好於周行君子攝儀大人格正是則是傲洵不越此臣今有以諗多士矣易有之履道坦坦書有之王道蕩蕩皆周行也士束髮受書以至臚仕師世範躬奮庸宅揆節義文章道德坊表天下萬世皆是物也一不遵於周行則爲徑爲竇遇則爲於巷困則爲於石投足礙跡終身偃偃其何之今日者有笙簧之樂有承筐之將而又有周行之示士自此用賓於王利有攸往曠然若發蒙矣浙河東西古稱人材澤藪其在昭代名卿碩彥錯落日星悉數之幾不能終若方

正學于忠肅王文成孫忠烈諸君子猶龍之宗有鱗而鳳之集有翼也靖難一事正學植君臣大義於人情反覆之時逆藩之變忠烈折其鋒文武戡其亂殉事成事千古烜赫至忠肅以孤身隻手唱社稷有君之義遏邪論於南轅返六飛於北狩所謂狂瀾砥柱者也多士生長諸君子之鄉爲聖朝譽髦之士而業不追躡其盛德不克紹其光是不亦昭持衡者之過而貽鄉國之耻乎如耻之莫若於所謂周行者而求之諸君子之於周行也非苟知之實允蹈之篤孝端謹聖賢自期正學之周行也狷介忠誠分謗任怨一以利國爲嗜欲忠肅之周

行也方畧便宜慷慨誓師百讒交構計不反顧文成之周行也有三旬九食安貧樂道之正學而後有百折不回之正學有食不重味居不闢廬清風兩袖之忠肅而後有赤手回天之忠肅有投荒瀕危澄心精慮之文成而後有咄嗟定傾之文成向令變難卒臨於所謂周行者稍參以委蛇之見而雜以遷就之心利害震怵於外毀譽錯岐於中其神不全其志不壯其氣不揚又何以排議奮臂勒鼎圖麟而昭揭日月於天地間乎多士其厚自矜奮繹思周行之義而無自退遜乎於爾鄉先正詩不云乎高山仰止德音孔膠行彼周道其則不遠是

在多士之求之耳今疆場不靖震我上京內釁潛滋談  
虎嚙指聖天子宵旰憂勞思得忠肅文成於此邦也故  
臣等此來實有奢望顧不以建功策勲還相勸勉而汲  
汲於所謂周行者蓋功名事業就與不就皆天也士所  
可自必與自信者此物此志耳攷地志會稽實揚州鎮  
山而東南之美者會稽竹箭獨載於爾雅記有之如竹  
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多士於文郁郁乎彬彬乎信可謂東南之美矣臣所諗  
於士其不改柯易葉者也括而羽之鏃而礪之進而爲  
忠肅文成以盡竹箭之美惟多士之能不然則亦守其

樸學師其素心無改柯易葉舍竹箭以效栝樅之用此  
多士所可自必與自信而臣所可期望於多士者也臣  
所謂詔士以周行者盡此矣庸敢次第其語申明鹿鳴  
燕饗之義以終嘉賓式燕之德音而進之天子告厥成  
事臣又讀詩小雅至六月之序謂自鹿鳴至菁莪先王  
所以治天下者盡在於是小雅既廢則多方侵叛而國  
家式微故鄉飲酒禮及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  
笙入堂下間奏南陔白華華黍士答君王以天保皇上  
初服顓俊多士以南陔白華孝友潔白之德起而歌鹿  
鳴小雅之什其如天大貺乎王國匡則彤弓錫四方不

敢侵叛而國家靈長小醜豈虞跳梁臣今日爲多士歌  
鹿鳴也它日爲皇上歌六月也臣請執是錄以須之矣

梨花塢詩序

李甲黃

丁丑就試禮部報罷與鹿谷年兄風雨客窗一燈孤晤  
至漏彈不去爲誦黃金白髮之句輒歛戲流涕因相勉  
輟苦吟事度幾一意制舉業爲捲土重來之計比余出  
都門杜宇蹄紅飛花萬點愁緣苦緒相逼而來車中陌  
上嚶嚶唳唳視小溪背上錦囊藁復盈矣中秋復晤鹿  
谷于上黨坐松下遲月出詩一冊屬余刪訂余曰長安  
深夜血吻相對語若何復墮宿魔言出口而忘之耶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三十七

兩人相視大笑已乃剖析疑義欣賞奇文上下于三唐  
晉魏之際譬諸飲人斷酒偶逢觚斝則不惜甕泣罈愁  
也余攜詩卷歸繡屏卒業後刪其少半簡尤者以行因  
不能無言於其間焉夫詩至今日多出僞道無病而戚  
不懽而笑貸膏丐脂非不剪豔綴豐以絢爛一時究竟  
生意不屬終成浮綵耳鹿谷之於詩通不加顯窮不加  
晦殆饑渴之於飲食所謂精神聚之性命以之矣以精  
神聚之性命以之之力爲詩其詩必真必不爲氣運所  
牴可以初盛可以中晚初盛則真初盛中晚則真中晚  
又何必如今人之踞乎此以排乎彼踞乎彼以排乎此

且排彼而仍墮彼排此而仍墮此哉雖然今天下邊垣  
潰裂寇孽躡蹂屠掠幾遍宇內明夫子遑遑求才欲得  
賢且能者以擴清海甸詞賦誠在所緩乎乃余之知鹿  
谷正不止此也鹿谷負大才雄深奇偉淑質端亮其爲  
詩復偉麗高華讀其詩想見其人夫當天下大事不能  
勝其任而愉快者力不遑耳以鹿谷之才之年復出其  
精神聚之性命以之所以爲詩之道遑而圖吾君或藻  
猷潤治捍陞勒銘定堪卓冠一時余之知鹿谷不盡此  
其所以知鹿谷又何必不以此也長安深夜規規然以  
此爲戒抑又見之小矣

此金漳先生少作也公與鹿谷俱負異才此序已見一斑其中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三十八

論詩亦深中爾時人強生分別  
互相詆排之弊因破例登之

女範自序

王夫人

吾幼失恃克遵遺言膺孝宗皇帝命誥夫人嬪爾考鎮  
國君孤巖餘二十年爾考禮度爲謹吾恪遵之未嘗敢  
忘爾考嚴於祭享吾亦戰兢輔事吾朝夕謁懷懿王舅  
姑木主躬親祭品莫敢不誠爾考禮延師儒吾供品饌  
莫敢不精吾家世忠義亦未敢不佩服中罹爾考之憂  
吾欲不生繼姑嚴語以子幼乃止吾敬承爾考禮教以  
萱親早逝未嘗歸寧况今矢心之後不敢易服不敢出  
闕不敢禮賓不敢精食牀寢之具亦以質素雖踰禮制

乃吾之性也爾今年長各受郡封曰西華者乃夫人李遺孤也曰孝義曰咸陽乃吾所生也將嬪于外吾乃以淺近之語作女範十條以授汝汝各銘心爲終身之訓非敢傳於後也一日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五曰修身六曰節儉七曰事舅姑八曰奉祭祀九曰母儀十曰慈幼爲訓義於左爾惟戒哉正德乙亥三月望日書

程之昭曰夫人義門端之女贈光祿少卿佐之妹陵川鎮國將軍詮評繼室也

傳

阮大河傳

楊璿

阮君諱河字大河世爲交趾多翼人少好學比長知能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三十九

日進而其國人無知君者王師下交南太師英國張公總戎事君首謁轅門英國奇之遂留帳下贊謀宣力裨益居多以功授雲屯典史時邑民新附軍旅事殷君悉計慮拊循辦給上下賴之十四年奉貢來庭太宗文皇帝嘉之賜以綵幣筵宴給勅遣還宣德初土人反側君曰沐浴聖化叨祿仕二十年矣可攜貳而隳忠義邪遂縮縣章及儒學河泊所印挈家浮海窮日夜趨欽州乘傳詣京師宣宗章皇帝鑒其誠欵賜襲衣銀鈔又賜居第於宣武門命光祿日給酒饌事平調長子長子故多鉅奸蚓結蛇蟠憑陵氣勢往往持官中短長陷之餌則

扼其吭使噤不得出一言撓法厲民最難治君下車持以廉慎濟之以仁威而與民更化一切政所當舉弊所宜革者力贊長貳爲之而陰運其機於歲月向之撓法厲民者率格心帖服而邑以大治正統七年七月六日卒於官春秋六十有九今皇帝錄君舊勞勅有司補勤京庠生作養期待者甚至故勤克底有成在官著賢譽其所就未量也嗚呼君產南徼而知問學識順逆之情決去就之計能自挺拔進取功名於華夏獲躋衣冠文物之列雖祿位不充而覃慶後人者遠矣可謂卓犖不羣之士哉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四十

黎城烈婦崔氏傳

崔道岸

烈婦崔氏余兄崔藪女也生負秀質幼嫻閨訓長字長寧村李嘉嘉寒素受業於其伯冲虛先生婦自適嘉後相夫子事舅姑食貧茹苦晏如也崇正七年流寇掠村男女奔逃婦獨與賊遇賊簇擁欲劫去婦大罵曰吾儒家女也儒家婦也肯受賊奴辱乎速殺可耳賊鋒刃環列強被以綺繡載諸馬上婦罵不絕口奮身投地者再三觸賊怒殺而碎判其體時年方十有九見者莫不心摧膽裂聞者亦齒骨俱酸羣相謂曰李有婦矣崔有女矣夫天地剛正之氣不爲忠孝則爲節烈然而慷慨就

義在鬚眉男子猶或難之顧欲得之弱女愚婦乎考潞志有雄山焦婦正德間爲薊賊所執仆地不起賊曳之里許膚裂血流而死同村有趙袁二婦賊擁之馬上投地忿詈賊鄰其色復掖之上馬終忿詈不屈而死方之於今可以並垂不朽矣余故質錄其事以爲傳云

記

黎城重修儒學記

主簿

嚴

杞臨川人

大明皇帝既正大統定一海內以元末政失風俗頽弊教化不明乃稽古典命中外大小官皆選用儒士由是斯文大興學校修舉經術明禮義行廉耻立文運聿新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四十一

德化暨於海隅其功效實由聖天子選學中來也余時被命同知縣崔君來治黎城經兵燹之餘學校鞠爲茂草惟先聖殿獨存乃惕然以思爲政有先務可不先於此乎雖然不敢專也洪武庚戌春乃會邑士議共成之士旣集止衆亦歡趨又明年落成其大成殿因舊而增廣爲五間布列四配十哲仍嚴飾之廊廡東西計三十間神門五間左右翼者四間師儒講道之堂曰明倫弟子課習之齋曰日新時習官僚有舍藏書有樓射有圃膳有厨簠簋籩豆壘爵之奉皆畧備具廟學煥然山川增榮芹藻有光儒生俊秀得廣居安宅而處之日月課

而從事於此者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九經六藝之精微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此學成而復交發互進以作興斯文則庶乎不惑矣若夫爲鹵莽之學不切於身心希僥倖之志弗及於詳博則出而有爲於世者不入於苛刻則流於迂疎其爲聖教之差亦悲夫杞不敏得陪令後敢以此言爲邑之士勸則諸君子不負聖明崇重之意而邑令興創之功得以不朽余亦預有榮焉知縣崔姓鳳名鳴陽字也項城人改授大名府同知云閏十一月吉日

黎城縣建城隍廟記

嚴 杞

天下府州縣皆有廟以祀城隍府有封王爵者州縣則未有也大明洪武元年詔封府州縣城隍爵位有差縣曰鑿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錫以七旒七章元衣纁裳冕服焜煌於戲盛哉黎城縣舊廟燬於兵明年正月予佐知縣崔君來董是邑民皆逃散大懼弗稱圖惟安集俄而四民來歸議欲復廟城隍適太守潘公以天子命立廟設像乃仍舊址爲正屋十有二楹中置神像週環墻垣崇峙門廡儀衛森列晨昏鐘鼓享祭有儀氣象規式於邑適稱足以奉揚明命足以告虔妥靈夏四月癸酉經始營之六月甲戌落成薦享民相與語曰曩邑民切

切於祀事爲強兵之所窟宅而不敢爲也因有司之所徵歛而不暇及也今逢聖朝特錫封爵其廟不勞而成吾儕小人豈惟歲時朔望得盡香火之敬而水旱疾疫且將有所禱焉其爲幸亦大矣予曰城隍者一邑之主也誥封鑒察司民鑒者燭民之誠僞察者體民之善惡司民者管攝乎民者也且建祠設像所以示民之所當畏敬也卽其祠宇則凜乎如將見之也拜其威儀則儼然如在其左右也幽明交際之間神所臨鑒苟或越禮踰分利已損人一念不莊禍福響應雖於國法僥倖萬一而神之攸司則有所在矣其可忽諸此聖天子之錫

封意也夫以黎邑之民罹患難歷艱險凡十有三載靡所焉托也今旣達於太平則相安於田里矣

舊志止此

黎城縣重修五龍廟記

嚴 杞

越南二里舊有聖應五龍王廟兵變後殘毀殆盡洪武二年春不雨禱而雨秋七月不雨禱而雨闔境霑足歲大熟民乃謀曰聖應吾邑之所庇也革運之初宰官蒞政之始有禱輒應弗葺其宇無以答神庥衆皆曰善爭出財力樂觀其成八月鳩工役殿與門因其舊而新之左右廊廡凡三十四間悉新成又設支祠二東曰田蠶司西曰地祇司門之左曰致思禱而坐息之所也殿之

右曰陳設祭而其饌之所也神像烜赫龍位備具內外丹雘煥然五彩落成之日衆請志其本末於石余考前進士連繁作重修廟碑不載其所自始聖應之名則元大德年間禮部所錫也所謂五龍則引上黨五龍附會之蓋上黨五龍之神曰會應無聖應名號及考黎城境內西去縣五十里鰲山有蒼龍又五十餘里隴阜山有昭澤龍西北二十里有嵐山龍北去百二十里有石囤龍相望五里間有蜡岡龍皆能出雲興雨而最靈異者昭澤也此黎城境內之五龍昔人合祠於此故名夫龍神物也能巨能細能飛能潛變幻不可測蛻其形於蒼

茫晦靄之間磅礴乎宇宙而依據乎山川喜則霖雨以澤物怒則爲雹爲霆以戕之豈黎城一邑爲然哉廟而祀之上以答神明之洪庥下以廣氏庶之嘉貺於戲盛哉余不敏佐職斯土材不足以大庇斯民而聖應資陰陽之大德風雨以時物無疵厲功在國家不可以不記乃作祭享之詩曰山川深秀雲飛揚神靈晦靄彌穹蒼膏雨甘露施四方隴阜之水慶源長鰲峯石囤與蜡岡嵐山縹緲參翱翔靈旂旆森龍章神來格兮民物康千林棗實百頃桑大田禾黍秋穰穰父老再拜瞻耿光於萬斯年永不忘

潞城縣重修縣治記

李景範

潞城縣治當太行衝隘久經兵燹凡城內官廨民居洎神宇寺觀焚毀殆盡惟瓦礫蓬蒿充塞而已洪武建元朝廷以山西初附選賢守令來撫治之知縣張公伯玉單車至邑時城郭旣殘邊烽尚熾民多竄伏山谷公乃寄治於縣南南垂里道院未幾按巡復移治城中署事於破屋敗垣下與吏貼一二輩詢訪耆老使知己所以撫綏安輯之意由是人民稍出不踰月民感公德還歸村落惟城市縣治未立公深以爲已責又念疲民始復不欲取辦於民以重擾之乃使人巡視四鄉有無主廢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四十五

宅並寺觀淫祠當毀者悉撤赴城中由是材木邱積締構經營之其蓋以十完八九復捐俸金率民義以足用於力役則以吏貼皂壯新舊里長輪流應役勞逸適均乃創建縣衙前後廳治及左右吏舍下迨廡庫囹圄莫不畢舉其圍則環以官吏公廨面開衙道端直通豁旁矗崇墉皆瓦覆粉壁植槐其側前建重樓內照鐘樓鼓樓以警昏夜其他如按察司分巡道潞川驛迎恩申明亭養濟院及三皇宣聖城隍衛公等廟風雲雷雨山川社稷邑厲壇壝莫不次第修葺功畢皆不藉一楹而創爲建置其制度宏敞輪焉奐焉材用甚大而一木一

石未嘗科於民工役甚多而一夫一力未嘗擾於衆經畫有法措置有方加以身親其勞不憚董督輒至犒勞豐腆慰以溫言故人人感悅趨赴曾不期月縣治城市煥然一新民在外者悉來胥宇以至列寺治邸偏塞通衢遠近人民趨是邑者觀其氣象燁然規模整肅莫不且喜且愕以爲不意吾邑殘破瓦礫之區一旦成此城郭宮室之美邑耆馬君瑞等慶公之功能勤瘁誠難及者丐文志石欲傳永久余惟天下無難爲之事有不能爲之人以難爲之事遇不能爲之人則其事之難終不能爲若付之能者則難爲而能爲矣興兵旣久則天下

郡邑若潞之殘破者不一然爲守令而能如潞之修廢舉墜者亦不多見蓋才力綿薄脂韋自營苟安目前而遺忘後人者固不能爲其或爲之而病民糜費亦安能謂之能爲者哉叢爾山城遇賢能令不避艱險克盡厥職哀已散之殘民而使之得安其業復已廢之城郭而使之加美於前不爲一身利害計而爲一縣久遠計可謂能爲人所不能爲其才力之克施于政亦可見矣是宜撫其實以示後人使撫斯邑登是堂者不忘公之勤而益加緝治焉則公之德可永言而不忘也公諱璧字伯玉世爲淮之蒙城人

麗澤齋記

杜 敦

麗澤齋者吾友申氏維嶽顏其遊息之所也夫自髫年力學強識同輩鮮或之先暨冠擔簦負笈西走秦雍得師友淵源學後中鄉舉選爲明易經者魁茲焉主教潞泮惓惓以名齋意勵諸生其陂以成已波以及人可謂深探吾夫子贊易之旨矣辱屬爲記予弗獲以淺陋辭乃謂曰聖人之道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象之所示者深言之所傳者淺固也先天八卦圖兌位東南其象爲澤以二陽實其下一陰閒其上而不掩所謂山澤通氣是已後天卦圖兌位正西其德爲說以一陰見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四十七

於二陽之上所謂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是已然則先天象兌爲地之澤其渟滄而弗流也後天德兌爲天之澤其溥潤而弗間也孔子贊易於兌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所以明乎伏羲之易兩澤相麗交相滋互相漑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旣未易知其涯涘又孰克泛觀其瀾哉唯君子法之同類以相會同道以相資講習之所以濬性命道德之源窮禮樂文章之委有所不容已焉且朋則兩月以相依友則兩又以相附取重卦義也講曰說論取兌口象也習曰重習亦重卦義也觀兌卦交相重之畫明麗澤交相滋之象爲君子交相益

之學不曰朋友講習謂之何哉噫每有良朋詩人嘆之獨學無友君子戒之世固有介然孤立於窮壤間崖岸以爲高潢潦以爲深與世浮沉而甘於離羣索居自足泛泛之淺見匪求渾渾之深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有同堂而居共席而處握手相誓有如斯水似可尙矣然同流合污而漸摩之義弗聞涉難行險而陷溺之患立至是皆於講習之功無有也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相須以成者盍亦觀夫麗澤之象義哉若維嶽兌以說諸心澤以澡諸心必伊洛是泐洙泗是遡而涵泳道涯沛沐時雨其於朋友講習爲有徵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四十八

也昔人謂韓愈有云回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予將借其言復以稱之則是齋爲非虛器

壺關縣儀石碑陰記

張時髦

聖明更化丕闡治基以欽天子民爲首務方夏郡縣擇諸循良吏俾司牧其民洪武紀元之冬十二月乙丑旣望二日丞若簿聿來爲邑時兵燹之餘民生寡遂乃能志同謀協收合離散披荆棘立官府祇愼所職體聖心圖治以爲心歲再期神人叶和民用小康佳政裕如也廳事前有亭一楹石四尺許蓋昔之所謂儀石云今年秋九月幾望乃擇取古先哲王訓迪百官之粹語 諸

石以樹厥中扁曰警心於戲二公以智師人於前王遺  
謨固已識之精而慮之熟矣然猶乃爾者蓋欲朝夕於  
斯目接心警不至或忘以副我后 天子民之美意洎  
夫妙選循良之嘉惠偉哉其宅 而要也由茲以往  
小而發號施令大而折獄致刑克念克敬服膺勿失存  
天民於一心豈徒是邑之所嘉賴實朝廷之所深望也  
後之繼理者尙監茲哉克邁乃迹鄰政聞風而興起者  
一是率由俾茲舉也振今垂後雖千百載猶一日也彼  
疆爾界猶一邑也先政後政猶一心也若然則邦家之  
慶生民福澤庸有既乎

潞安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續

四十九

壺關重修神農廟記

杜 敷

國家追祀典示報功也所在建廟歲享示感德也洪武  
三年庚戌六月詔新天下名山大川暨羣神之號辛亥  
命所司凡聖帝賢王春秋祭祀載於典祭以時仰惟炎  
帝神農氏之廟在在當祭柰廟建荒僻未獲追崇考諸  
廟址去城東南五十里許里曰安化二里廟寓里七里  
村山水環抱神義靈嚴歲久罔知建始世傳帝嘗百草  
經此里人德之建廟歲祭時洪武癸丑鄉耆向明輩議  
於衆曰鴻荒之世三皇紀錄五帝方興建五炎帝以火  
德王天下民茹草木未知粒食帝則樹以五穀教以

穡農事興矣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則歷嘗百草遂作  
方書醫道立矣農事興而民食足醫道立而民生壽澤  
及當時恩垂後世其功德豈淺鮮也耶吾輩坐視廟宇  
傾頽垣墉淪沒神將安依敬將安施可乎前人何感德  
而創之於前後人何背德而棄之於後茲惟歲時頗豐  
貧者輸力富者輸財俾殿宇垣墉一舉而新感德之報  
亦可少盡也衆悉從之樂事赴工戒期不爽正殿五楹  
兩廡各三楹華以金飾繚以牆垣次第而成遂請予記  
以垂悠久予曰追崇祀典國家之公也建廟歲享里人  
之私也公祀私享雖異報功感德則一非私創淫祠以

潞安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續

五十

惑世誣民者也是以綜其始末錄之以爲記

拙庵記

張安伯

巧視拙若愚常情也予獨爲不然夫才辨知慧灼無不  
知性之明也吉凶悔吝皆由順正所養然也君子知其  
性故養以正而吉小人不知其性故養以邪而凶理之  
常也所養既正而反是者時之變也處乎時之變而不  
失乎理之常惟南坡杜先生爲然先生性婉而不阿德  
直而不徑文正而不詭言辨而不佞行年六十爵祿未  
霑於身志氣未伸於時落落人世不知所以因額其所  
居曰拙是果誠然乎曰非也雞鳴而起待漏東華珪璋

滿前軒冕是華簧鼓而舌銜辨矜誇子於是時能耶否也奔走門牆爭植桃李脅肩諂笑恬無媿耻車前拜塵花村學吠一資半級驕人白日子於是時能耶否也逢迎辨給甘口如蜜鄉稱愿人取媚權勢乘肥啻腴榮耀閭里子於是時能耶否也文章藻麗詞句浮華雕蟲篆刻捕織龍蛇務炙人口專事淫哇子於是時能耶否也富盛貴極恩亡寵衰盈滿不戒擁爲禍胎牽犬上蔡聞鶴華亭躊躇徘徊柰何得存於是之時巧拙智愚始得而分故抱甕澆畦不欲爲機餅士止歌利方孔多彼得此失巧拙云何然則子當抱子之拙以全其生甘貧守

分以樂天命吉凶順正養而莫害優游乎義理之場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如是拙多乎哉先生曰然子言志也請書以爲拙庵記予於是書庵主壺關縣杜敷氏致道記者上黨張安伯氏子壽皆洪武癸丑春三月也

拙庵記

張文振

阜城人

壺關杜敷氏儒林之表也以拙庵別名字而爲號一日過予請爲記予謂致道不風雲月露山川花木是取而惟拙庵是取不高堂大廈上棟下宇是居而惟庵是居可以覘其志矣夫庵草園也且以拙言之拙巧之反也而乃自目之於乎致道豈曖昧墨床拙於時者乎咿嚶

囁嚅拙於言者乎抑椎魯木強拙於文者乎觀其方矩  
圓規仰高俯下隨時之宜循循雅雅謂致道之拙於時  
不可也博古通今偉談清辨瀉江河之滔滔吐雲霞之  
變變謂致道之拙於言亦不可也揮毫對客視人無前  
絺章繪句累牘連篇謂致道之拙於文尤不可也非拙  
謂拙意其何如致道曰吁子之破吾之拙善則善矣然  
不知吾今日之所見也昔之時謂吾爲拙則忿然切齒  
謂吾爲巧則欣然而喜今之時謂吾爲拙則悅其知己  
謂吾爲巧則走而掩耳豈不聞復命歸根乃知物理霜  
降水涸始見涯涘與其巧而勞吾心孰若拙而頤吾神

與其巧而奔走乎風塵孰若拙而保全吾天真千言千  
中不如一默刻心縷肺不如無識氣宇軒昂不如退藏  
知識聰明不如坐忘吾欲用吾拙存吾道以養吾晚節  
子勿巧爲之說以破吾之拙也致道辭去庵中獨坐矮  
榻風清虛簷月墮

壺關縣新築南池記

杜 敷

壺關踞太行顛地高亢土峭剛獨闕井泉利民會有力  
者掘井深九仞始及泉雖水脈津津汲挹曾弗滿瓶井  
直抵州境泊他聚落乃積雪鑿冰給旦夕用其民尚有  
饑渴之害洪武丙辰九月三山郭公丞是縣興利除害

政教以行憂民饑渴不啻由已越明年丁巳春三月乃會郡吏屬耆衆而告曰縣之治南關故地爾衆向集雨潦第以澣衣飲畜今洿壤淤塞棄同無用我卽將農隙借民力是鑿是濬雨西郊大泊泓澄唯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加額同一辭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允其請乃十日召集近縣郭民畚鍤齊興不旬日而池成其濬則護以木柵而防崩嚙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汙穢之雜坤隅爲閘兩壁翼張而環板橫施俟大雨流行則起之以石硤注瀉而入水良隅爲門兩楹山峙而肩鑄鑿設命衆人汲挹則開之由石級上上而出

水廣則呀焉窪焉廓其有容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瀆焉滉焉淵其不測宛若陰闢陽闔於以免往復遠汲之勞於以慰饑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名則曰惠澤蓋取語云因民所利惠而不費之謂嗚呼旨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爲困爲節猶地之興廢其水則爲潔爲洿今池轉洿爲潔猶卦轉困爲節旣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爲通乃因天之澤爲地之澤以地之澤爲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夫古之爲國者唯水事爲重故障大澤勤其官受封者公旣陂大其量淵深其學由是將爲州爲府而登

庸於朝澤加天下則惠利所及其淵深其流長而或可  
以涯涘哉縣南方耆衆某輩請文刻石而紀功績以示  
永久俾勿替公名柏字永齡由進士擢濛陽簿今爲壺  
關丞

